



★童心灿烂
□左岸(二七区)

拍张合影



这段时间气温陡降,儿子咳嗽得十分厉害。这天,我专门向公司请了假,带着儿子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经过初步的检查之后怀疑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由于怕伤及肺部,他建议我带儿子去拍个片,以便确诊有无大碍。

也许是拍片室里光线较为暗淡,儿子心里有些害怕,他始终不肯站到拍片的机器

上去。于是,我对儿子说道:“宝贝,来这里拍一张片就得好几十块,钱都交了,已经没办法退了。现在爸爸妈妈挣钱这么不容易,总不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吧!”

儿子听了似乎觉得交了钱不拍的话有些可惜,马上对我说道:“爸爸,刚才我是不对,为了不浪费,我们俩一起拍张合影吧!”

★啼笑皆非
□郑啸(管城区)

我养了一年半之久的小狗“财迷”聪明伶俐,不管任何人来我们家,送东西可以,想拿走哪怕一把小葱,它都会堵着人家狂吠。

我们家住一楼,平日里我和老婆工作较忙,不在家时就把它独自锁在屋子里,差不多顾不上照料它。后来发现我们在家里时,只要房门开条缝,它就会自己偷偷溜出去撒欢儿,跑累了自己又悄悄地跑回来。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正看见“财迷”围着老婆讨好地打转。老婆很激动地告诉我:“咱‘财迷’长本领了,刚才捡回来一个钱包,里面有100多块钱呢。”随着老婆的语音,“财迷”仰脸望着我,两只乌溜溜的黑眼

贪财的小狗

珠转动着兴奋地吠叫了两声,我拍拍它的脑袋夸奖它:乖,你真聪明!当晚老婆还特地奖励它一条鱼。

隔了几天,我把自己几件旧得不像样的衣服和一双破皮鞋扔到了小区里的垃圾桶里。谁料下午下班回家,竟发现这些东西扔在我卧室的地板上。问妻,她说我还以为你找出来让我给你洗呢,你这么一说,这事指定是“财迷”干的。我们就四处找它,隐隐听见好久没看过的杂物间里似乎有动静,推门一看,天!一股怪味扑鼻而来。我看见里面成袋的垃圾、旧皮鞋、破塑料以及布片儿、肉骨头琳琅满目,“财迷”正饶有兴致地在其间忙碌着……

本期读点:他笑着掏出一只手表,“老痒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那手表是当年老痒的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它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来边看边“啊啊、啊啊”乱叫。这老痒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他确实有些来头。

来客突然提到了战国帛书

一口气跑出有二里多地,才敢停下来,他掏出怀里的土耗子一看,吓得大叫一声——原来土耗子上钩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手。他认得那手的模样,不由哭了出来——这手分明是他二哥的。看来他就算不死也废了。断手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他掰开一看,原来是一块古帛片。他心想,自家二哥拼命都要带出来的肯定不是寻常东西,现在又不知他们怎样了,我好歹得把东西收好。他把东西塞进裤子里。

他在树林里躲到天亮,没发现什么动静就想回去看看,刚站起来,忽然发现耳朵开始嗡嗡,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手脚都开始凉起来。糟糕!难道那帛书上有尸毒?他心里骂道,接着倒在草堆里。

盗墓笔记

(二) □南派三叔

50年前,一群长沙土夫子(盗墓贼)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几乎全部身亡。50年后,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辈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古墓中竟然有着这么多诡异的事物:七星疑棺、青眼狐尸、九头蛇棺……这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槨?为什么墓中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小说本身悬念重重,情节跌宕,十分精彩。

按他以往的经验,等一下他肯定大小便失禁。中尸毒的人都死得很难看,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不要给隔壁村的二丫头看见自己这模样。

他就这么混混胡想,脑子已经不听他使唤,这时他又开始隐约听到他先前听到的那种“咯咯”怪声。

50年后,杭州西泠印社,我的思绪被一个老头子打断了,我合上我爷爷的笔记打量对方。

“你这里收拓本?”他问,看来就是随便问问。我看出这点就敷衍他:“收,不过价钱不高。”意思是你没好东西就滚吧,别浪费时间。

做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平日闲惯

★瞠目结舌
□顾欣(惠济区)

让座的原因

经不住高薪的诱惑,今年年初,我跳槽去了一家大公司。不过,这大公司的高薪也不是好挣的,每天工作又忙又累,几乎天天加班。而且这家公司离我家很远,每天我还要在公交车上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不得不利用坐车上下班的时候补觉。

上周五加完班,等到下班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是又累又困,公交车上人多得无处下脚,想坐着补觉是不可能了。我好不容易挤到了一个座位旁边,一手向上,抓住车顶吊着的拉环,另一只手拉住椅背上的把手,摆

好了姿势,开始补觉。

也不知车过了多少站,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有人推我,我睁眼一看,原来是我面前座位上的那位老大爷。这时,就见老大爷起身离座,对我说:“小伙子,这个位子你来坐吧!”我一看,这位老大爷须发皆白,看上去至少有六七十岁了,居然要给我这个年轻人让座,我赶紧推辞。可那位老大爷非要让我坐,我是说什么也不坐。后来,老大爷被逼急了,他对我说道:“刚才你站着睡觉,摇摇晃晃的,你那么壮,我怕你一不小心摔下来压到我!”

★弄巧成拙
□响石丘(二七区)

这天,公司发了年终奖金,我们科老黄发得最多,我们都要他请客,老黄撇撇嘴说:“嗨,你们不知道,我老婆厉害呀,我的工资、奖金,还有银行卡,都要如数上交哩!”

小彭看看老黄问:“那你不会把你老婆不知情的钱当作私房钱藏起来呀?”老黄尴尬一笑说:“唉,可是,万一被老婆发现,那后果更严重嘛!”

老钱“嗤”的一声笑着说:“我可不像你,我每月的工资或奖金都藏留一部分作为私房钱,放在我好朋友小翟那里,我什么时候花,就什么时候跟小翟要。小翟就像我的私人财务管家,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几个人一听,都向老钱连伸大拇指。

财务管家

老钱很得意,掏出刚发到手的奖金晃了晃说:“看着,我就把钱寄存在小翟那里,我老婆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会跟她来这招,她再想没收我的私房钱,嘿嘿,比登天还难!”说完,拿着奖金匆匆走出了办公室。

没过一会儿,老钱回来了,刚才还喜笑颜开,洋洋得意,这会儿却变成了一副眉头紧锁、唉声叹气的样子。我们几个一看,都有些疑惑,问他怎么了。

老钱叹口气,苦笑一下说:“真没想到,我上回寄存在小翟那里的2000元私房钱都被小翟他老婆搜刮去了,小翟正想办法还我哩,你们说,这样的‘管家’我还敢用吗……”

★原来如此
□王留强(中原区)

有人自杀

晚上吃过饭,我在家戴着耳机上网听歌,突然听到很响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是楼下的张大妈。“王主任,楼下发生大事了,你赶快下来。”我随张大妈下了楼,来到楼下的一排平房前,张大妈说:“这里有两个神经病人,喊叫着要自杀。”我说:“不会吧。”张大妈说:“不信,你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小区楼下的这一排平房,原是各家的自行车房,后来有人带头租房,大家纷纷仿效。我这个社区主任与租房户都很熟悉,从没听说有什么神经病人。这时,张大

妈低声说:“看,这两人又出来了。”我一看,从中间一家屋子里出来一个人,手里掂着一个脸盆,在哇哇敲着,并大声大叫:“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我该死了,我该死了!”

他喊叫完正准备进屋,我飞步上去抱住了他的腰。那人不停地挣扎着喊叫着,这时屋里走出两个人。其中一男子说:“王主任,你这是干什么?”我说:“这个人要自杀,你们还无动于衷?”男子笑笑说:“什么自杀啊,我们这是在斗地主呢,谁输了就受处罚,出来喊几声。”



★尴尬人生
□刘东伟(金水区)

收到贺卡了

春节临近,同事大张见我们都陆续地收到亲友的贺卡,而自己一个也没收到,觉得脸上无光,天天闷在办公室里不出来。

我劝他:“哥们儿,祝福是相互的,你外地又没有亲友,收不到贺卡很正常啊。”

大张苦笑说:“其实我有几个同学在外地的,只是多年没来往了。”我说:“那你该主动和他们经常联络啊,情感这东西,就像一壶水,需要不时加热点,才能保持住温度。”大张点点头。

今天一早,传达室老王拿着一张贺卡在门外招呼:“大张,你的贺卡。”

大张惊喜地蹦了起来,一阵风似窜出去,抓住贺卡向我们炫耀:“呵呵,我终于收到贺卡了。”

我也替他高兴,忙说:“快看看,是哪里的朋友?”大张低头一看,顿时满脸通红,支吾着说不出话来。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张往外寄的,由于地址不详退了回来。

本版插图 孙昱



连载

中国友谊出版社

来晚了,老爷子去年已经西游,你要找他就回去割脉吧!”我心想:“当年那事连中央都惊动了,那是大事,哪能让你翻旧账,我家还能有好吗?”

“我说你个小孙子,说话真不中听。”大金牙一脸贼笑,“老爷子不在不打紧,好歹,你也看看我带来的东西,你也卖卖老痒面子。”

我看他一眼,看来不看一眼他还真不肯走。我心想就当卖老痒面子,他出来时也不被他埋怨:“看就看,是不是我不敢说。”

其实战国帛书有20多卷,每卷各不相同,爷爷当时拓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又很重要,现在也就我有几份拓本当压箱宝贝,有钱也买不到。只见老头掏出一张白纸,还是个复印件。

“宝贝哪能到处揣着跑啊,一抖就碎。”他故作神秘压低声音,“要不是我路子广,这东西早到国外了,也算为人民服务。”

我笑:“你不就是倒斗的吗?你是不敢出手,这可是国宝!”

“看你一口京腔,你北京的大土靶子到南方来找我,太抬举我了吧,恐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嘿嘿一笑:“都说南方人精明,果然不假,看你年纪不大,倒也看得通透。说实话,我这次来是想见见你家老太爷。”

我变了脸色:“找我爷爷你什么居心?”

“你老太爷当年盗出战国帛书以后,是否留有拓本?我只想知道与我们手上这卷是否一样?”

他话没说完,我对伙计吼道:“王盟,送客!”

老头急了:“怎么说着说着就赶人?”

“你说得不错,可惜你

“哪……哪个老痒,不认识。”

“我懂我懂,”他笑着掏出一只手表,“老痒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

那手表是当年老痒的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它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来边看边“啊啊、啊啊”乱叫,我问他情人到底叫什么,他想半天竟哭出来,说他他娘的忘了。这老痒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他确实有些来头。

可我总觉得他面目可憎,但人家找上门来还是爽快为好,于是直接说:“就算你是老痒朋友,找我什么事?”

他笑得露出一颗大金牙:“我一朋友在山西带回点东西,想让你看看。”